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澌潢山谷諸流
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
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
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
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廼
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
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

竹蒼蔚蔽虧前為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管葺
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
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
問孝經論說孔子之說其耕之士雖饒瘠寡殖不
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
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
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為小畦者二十一塍
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緝水斗餘石井新浚土厚泉

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脈亦債起古所謂滋液滲漉
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莖益菴蔓菁蔥薤諸種布分
其間柵以稽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
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
以侑廩米之饋餽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
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
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
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

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
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
惟謹其爲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
給沐更上之日延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爲從
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
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
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
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
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
應從行祖常攝官符制聯屬以偕上日懼譴薄無

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廉恥
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
辭猶慎且簡間爲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
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
得肆發而爲詞詩以形容 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
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
思慮以俟 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
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
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為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闊焉若是而終

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汝若郡
邑數十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
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
以良民吏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
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
數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耄語壯壯
語弱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固然然
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媿夫人乎曰吾儕小
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不避吾
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曰昔

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
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
糧主進以遺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
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
未邑荐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
山林負固彌劫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之民得
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鉞視民田多少
爲賦貧者或鬻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
貧者如故徃徃被篋楚破家負責遁逃公一責諸

田今所主家貧者悉但
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
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
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
為簿帳始終相沿民難
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
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
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
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
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
守令其卒羣聚為虐或
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
裨共弊則諾而不至事
率中寔民苦無可奈何邑
成卒許來孫尤縱暴民
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
曰若兵為凶雲遠械以去
不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
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
阻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

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
間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二都
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石公以事道溪側忽羊
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之文吾聞長老言羊角風
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
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
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必之伏辜邑之孔子廟壞
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
富者買田供祭祀饒蓋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揖貪
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民有少不平嗾其

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旣餌臨政者因持其
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阿公發其姦杖之按法
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言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
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
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次福必應有羣虎繇無
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邑被害尤甚畧甯無所
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五都里畱夫上言有異
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以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
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病甚多
故吏耆年亭父落長掌。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

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稚
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
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微俗厚矣
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官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
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二十
二年來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
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王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
黜陟以道不旣美乎不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
事爲聞人入翰林則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之
天下事積忤權姦爲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

美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
壽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
焉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
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
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
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
云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
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奉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
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謂周左右吳春語予喜白馬湖園田
嘗觴其會心守者三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
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輟往往聞官府里
巷事為可戩別買山教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
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
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裴回
忘歸暮就宿亭中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
款款念君為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
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味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跡
胫胫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常試問

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慙心目高深耶知者
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
黨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糲
之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
名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
否則斃至集農夫耕獲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
息又否則射藪飢馱積授茲識出布籌會入窮
言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
言適之樂奪矣君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
萬人爭競是非遠避知不及至山中納履策杖脩

蘇徃來林下過田父道坐談或略具酒茗資笑
業種種畧難措若空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
愛而玩者若皆劾竒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
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竒是非君擅有斯樂
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
自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徃徃不遑食暮歸脫冠帶
憇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
然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
於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
君意趣亭歸乃遣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

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即行田間蹊
蹕騰盼上若緣山實小阜隨而上平穉杉數十莖
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發
氷泚然歷沙石灣磴澗澗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
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如黝壘敞潔以雅亭右山鹿
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
嘗起於是櫻條灌莽繞之水淨淥兩旱不登耗旱
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
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脩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
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為我師所
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
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
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
其上居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
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剄事載宋
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高
至元間有司以為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
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

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
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為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
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宗
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擴祖初尉縣當

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
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衛守令丞暨
民皆走穆君成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
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
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
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育草渡聚舟欲絕湘來

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
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合去徽卒以完公薦諸朝
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
衡民又嘗賴以活佖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
提舉官報行廼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
工畢佖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
乎當歲己未 憲廟親幸蜀

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擗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
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

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
戰及陽羅敗朔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怒
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
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己屋室奴
婢資業身先未降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
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蓋可惡之狀
百出死城郭封疆者獨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
明白偉特蓋麟一二事者郡國及忠臣烈士之
祀者十九公與若今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言
衛校官者昔今物亡其威廢軍節度後兼汝州營

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兼趙懿與天兵戰高
三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良貴孫
十人長謹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
事至元六年懿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
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
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時死上聞
乞聖慈矜憫下旨人臣各爲其主父忠於所事雖
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盡臣何嫌何
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
文刻其贊皇家廟嗟乎

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 皇上神聖文明動法
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朝曰公與
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慤一家節不下
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敕詞臣紀其事則既可
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廣
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號肯齋先
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字公
有天彭又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
二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發其長頭八耳君之言曰吾
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
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訟章然設官四十一年矣
嘗葢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
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
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
以紀其際將刻石聽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
以溷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
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
二奏差二壕寨官三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

張頌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
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寺天曆二年罷以事
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
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
一通惠河舖官二十又八會通河舖官三十又三
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
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洋潯濟
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
京門壽張土山三又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籍
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歸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壩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
凡河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歸橋之木朽甃
裂則加理歸置則水至則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
冰共尚食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
瓠觔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
因以陞病牽舟者則毀其屋碾磴金水上游者亦
徹之或嘗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
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
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益燕晉朔漠水之政皆隸之

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錄京師東

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

泉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灤東入西水明

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

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

海凡二百里立橋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

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

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千萬斤灰油葶稭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

石麗正門南之第三橋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

蓋京師橋臨舊皆木宇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
漸易以石今崩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
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益可臆度茲畧不書
泰定元年七月鉅積水溢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
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濤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
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廬澆決金口勢頽王城補
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
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
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
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

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
與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
廩稍秩三品及過而止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
章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摺紳先生
紀之者則事君可謂以所文可知矣矧徒有典
掌有屬而無言功功其然華以不能道者若柳水
之利害言天下可謂有者若論今王樂方燕趙
之無三言言行也其言不所謂擊亢陂者則固
已廢無一知也其言亦固不可謂漁錫燕鄆之矣
陵諸果則又不可謂其本國奉宗之意者行以興廢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憇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脩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脩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隅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修獨爾其淵源必有出於一也然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圍戶且無知爲學者已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名震遠其考郎中府君

光嚴或曰君纔一子盡其
正色曰可以一子
故廢教耶先生博學
國生文明曆積算爲書
數十篇曆宗善之府君
既爲特選吏又好讀書
教伯脩如父教已有餘
脩買書遺之於是予疑
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
書曰遼金紀事曰國朝
名臣事略者皆脫橐而
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粹
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
勤伯脩汲汲然至不知
飢渴之切已也日謂予
昔吾尚王父玉城翁當
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
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
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
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
鈔校得數百卷增

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
堂壞先人甚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堂
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
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
有子不知教不識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
及子子者言是之東者蘇氏四世知爲學嘉哉世
之致壽祿金一之矣百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
始然有身壽考矣壽考矣其後萬有一能振奮過祖
禰者則又詠言之人無聞而撤撤廬創甲第於貴
富病先世之祿不貴蓋而翁之堂府君能壽之伯

脩能求記之翁之言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
伯脩之購求方始不葦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
是乎府君葦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
京師真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
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
生有著述伯脩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
聞自先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
自樹立今伯脩亦一子阿瑣甫齟而穎拔可就傳
伯脩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既書之傳邈乎
未可擬也是爲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

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
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梈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
下旱雩擇郡縣地爲壇刺史縣令帥諸史奉祭具
如法茲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廣半之北有潭東
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二
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
焉其在祀典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殺甚
兩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通故然天久乾青白

氣上騰禱者以爲雨應延祐元年安豐牛君某來
丑是縣會旱禱之兩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
以修靈環祀惟是衰享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
者墾鑿四起竟汗不處君盡復而樹之注汲有塗
莫瘞有次泓泓澄映勃鬱葱蒨歲時祈報贊拜跪
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欣二年又旱余錄囚歷縣丑
請述其事刻諸石欲徃察不果命吏翦叢翳審而
勢以來且與龍約曰庶余文哉以神視余吏反而
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已夫宰百里所以治夫
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

入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是稱者
授以樂龍之章俾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
為辭曰

僊僊兮舞羽坎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宮棟白雲
兮下為宇湛湛兮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
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頽君兮日復夜祥有蒸
兮芳有籍折素馨兮揚眉玄天矯兮上下我有大
田兮海之隅諸獲充實兮棄稻于寺終古兮介祐
子孫兮樂胥

懷友軒記

杜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開武夷最勝而最遠嘗按圖
指畫擊几爲節詠九曲釋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
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
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
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
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廼二君皆粵產
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
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
書數百卷足爲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
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

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迂執事之臣書不報而
去遂得挾冊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
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
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竟生村則開廓平行
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
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邱鄠穀之間稍憇息
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敘語欣然若故人同行
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
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永益深緩山益磅礴
西南諸峯纒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

起伏其下鄉人於此猴兩賜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
江之左右瀾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
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淵
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
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
而剗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
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
以告余其間戶牖簡朴藏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
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
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

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
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
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
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
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
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
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虐
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
度律歷名數龜筮曆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
變化之事至於屋宇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

曰盧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
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
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况同一寰宇而
並世者哉因暇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
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
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
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怛然企
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

先有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

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
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濼洛考亭者知之為甚
薦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
元明爽梯級峻絕士親友者寡安氏簡覲和靜襟
韻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
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
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殒門人蘇君伯修
貽書同舍橐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

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
而至於石峯怒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
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脩請余記之然
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
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未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
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濂洛
考亭乎而况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
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
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後人患不爲爾繼自今西管
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

遠執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
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
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
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璪教京亟召
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
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
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
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

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
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

皇元熹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
學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
世祖典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
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廩然一趣於正
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
送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某
詩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
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

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
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
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
烈也及畧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
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
虐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源
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箕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
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三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六四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佳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泉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
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三同出汴梁於聊城於
蒙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死後得其所以爲國醫
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
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
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
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三等無事於技藝有餘以

自重人不欲以醫名之六六士或病其資高譽少
所降屈恭危急之疾有不待已焉者則亦未始謂
之也六經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
著會要三十一條論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
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又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
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
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
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
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參
枉本乎七方十劑之說以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一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

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一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

出腹脹如鼓腰以上堅不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

滲泄之藥勢不效胡之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

思不能處其歸而思之參年忽攬衣而起曰吾

得之矣六經言之者三矣三言者之府必氣化乃出

焉準示登已用參年忽攬衣而起曰吾

登玄子三五每參年忽攬衣而起曰吾

淡滲泄比是參年忽攬衣而起曰吾

之劑後不一參年忽攬衣而起曰吾

二月中病傷

寒發熱也... 證遂不

復是脈沉... 知用何藥也及

診之曰此... 虞之過得無已投白

虎耶曰... 止能寒臍臟不言用

之則傷寒... 間或更以大熱之

藥祿之以... 非所以採白虎也

有溫藥之... 有難言云白虎六

寒非大熱... 曰病隱於經

絡間陽不... 則本證見矣大本證

何難言... 夫入目醫暴

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
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名之正殆肺與腎合而
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
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
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皆既效矣而他日病復
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猜
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
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
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懌年十五六
病傷寒目赤而頰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莫察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殺此見內經有言在時諸數爲熱
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倉要大論云
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
傷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
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
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
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
如是者六七版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又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
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
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
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入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
功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
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
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
會要者來求爲序適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
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

揚真

嗚呼正統之說布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
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
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
真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
祖而誨之也不曰子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
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耶以世系
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
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

曰以力段二者者謂霸必用大國以德行二者者王王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
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
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
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
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
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歸孰爲
得若帝孳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
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
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卅而得再卅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
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
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
而曰傳者誕也悲夫震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
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
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
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
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
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
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將又之

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
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
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
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
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
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
義乎曰奔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
賈音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
子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徂于篡弒若有
戒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凡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
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
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忍矣乎史則書之受禪
先儒則曰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
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土順生逆天也天
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
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
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
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
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

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
莫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
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
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
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
窮泥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
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
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
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
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
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
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
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
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
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
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
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
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紂
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

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

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考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
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
索其較槩不過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
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為之可否苟有外
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
意也而忍肆為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平戾耶蓋
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
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卓
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
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

聖而致其爲元元之去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天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

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
 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
 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折
 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
 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
 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礫然落去而無遺餘山
 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
 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
 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
 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

詎謂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况
先先賤技能乎嗜好酸醎平生每痛自戒敎竟莫
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
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
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
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
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
樂城李治序

大定治續序

王磐

巨聞儀器並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

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

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撫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上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兼太中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
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揚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
受變於流俗也二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
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
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卒而不得見古人之全
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
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

子之資不得少效以王天下而為列國之名卿材
大夫其功謀之隆已著者矣賈生仲舒有其具
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
其時而亡具已著懋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
諸葛孔明王景岐諸人不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
隨世就功周旋以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
起之患大抵君位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警
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發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
異之材卒亦不能適也非其不能適也而其故則
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達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
忘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
不闕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
十萬言沉湎莊騷出入二途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
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然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
以明正統之分一作通可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
若稟言雜著等一作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
臺也蘇不二乎乎同以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走予曰有禦德如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
即其文可以得其四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

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善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
自以爲渙然不迫於心使真得君行道推是心以
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
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
德之所感通游君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
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戶庭燕趙爲鄂郭齊魯爲府
庫雄河太華爲柱案奔肆橫放而益趨於約正大
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
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
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霸之

明矣門人負擇蚤侍而文偏得紫陽之道播於
世藁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
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
營而辭旨悃悃不容辭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
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奩
字煥然南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
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文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
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

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
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
成金縢諸篇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
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傳
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
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
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
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
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
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

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
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
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
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
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
鑑奇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去國各有文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
復且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

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
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
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
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
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
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
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
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
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
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

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
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
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
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
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
之亂王僧辯平定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
陵之陷其書燬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
四十七卷而王僧德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遠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
乙部書以遷國等書爲正史之編年類次之蓋紀傳

表志之書行鑑之書將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
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字一
書神宗皇帝以鑑了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
治通鑑且為言史之造端立志之由溫公之意專取
關國家盛衰繫於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
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
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為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
目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
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

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發
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宜
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
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
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數為
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
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
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
至於辱先作事必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
立制而不知通鑑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

則求勝而敗圖我而害此必無者也孔子序書斷
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春秋則始於平
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卒
趙襄子蒞智伯事通鑑則書通典等類以先事以
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
氏後也溫公編閱舊史參採小說抉擷幽隱會粹
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于南北
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
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又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

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也一讀他久讀未盡一紙

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十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

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訂羣書之異同俾歸

十一目錄三十卷年經一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

並錄者繁然有割而己之可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

天行實著於日食上方且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

言篤史學博考始意畢讀史不暫置灑血

漬書遺跡故在二書三書曰史漢自照房應劭至

三劉注解多三章注史漢松之法陳壽史雖

間有音釋立書音異三書水畫以示博洽晉書之

揚正衡唐書之實事無取焉徐無黨註正
代史粗言與公書法書卷之及也通鑑先有
劉安世言義一卷而世不之得義文本出於蜀史焯
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又有溫公之子康釋
文與焯本大同而焯異公休於言焉為檢閱官是
其得溫公辟時之教語劉公諸公群居之講明不
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
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而已先君卒盡瘁家壘
又從享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
一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遊宦遠外率携以自

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之依陸德明經典釋文
登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一篇自周訖五代畧叙
與二大致咸淳庚午從涪州歸杭都延平廖公見
而歸之禮致諸家俾錄校以心鑑以授其子弟為著
錄校通鑑凡例卷之十一相國德祐乙亥從宣
江上言輒不用後世多遺之遺書錄事丙子游東
始騷僻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整免失其言亂定
反室復獲得他本為之註以考異及所註者散
入通鑑各卷之下蓋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
註焉元石百久考覓微論一也紀事之本末地名之

同異州縣之定... 合... 之治... 益悉... 疏其
所以然者... 經文之... 然... 而正之... 著辯... 十二
卷嗚呼... 註... 班... 矣... 曰... 秦... 服... 應... 之... 義... 而... 辯... 其
當否... 巨... 墳... 總... 諸... 家... 之... 說... 而... 以... 已... 見... 至... 小... 顏... 新... 註
則又譏服... 應... 之... 疏... 尚... 多... 然... 晉... 之... 割... 斷... 蓋... 豈... 此... 言... 臣
竊以... 差... 爽... 詆... 訾... 以... 抵... 牾... 自... 謂... 窮... 波... 討... 源... 構... 會... 甄
經無... 後... 遺... 恨... 而... 劉... 氏... 死... 無... 之... 所... 以... 議... 顏... 者... 猶... 顏... 之
議... 前... 人... 也... 人... 苦... 不... 自... 覺... 前... 註... 之... 失... 吾... 知... 之... 吾... 註... 之
失... 吾... 不... 能... 知... 也... 又... 古... 人... 註... 書... 文... 約... 而... 義... 見... 今... 吾... 所
註... 博... 則... 博... 矣... 反... 之... 於... 約... 右... 未... 能... 焉... 世... 運... 推... 遷... 文... 公

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
國嚙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
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
王曰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
弁而議然則考文獻之書可也而強識之固通
儒事也詩書春秋禮記周禮書經禮記周禮書經
紀傳言表也禮記周禮書經禮記周禮書經
訓後之執也禮記周禮書經禮記周禮書經

豎而後斷代
司馬溫公
之紀述萃為
然公之書詳於
之智有所不逮也
其勢不能以兩
者也晉之得國
史自足以該一
章經制實相因
益百世可知聖
人蓋已預言之
矣爰自秦漢以
至

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
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
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
衛祖唐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
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
有溫公之成書而漢本始因者顧無其言獨非後
聖之所宜究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漢本始因者
以至言之之不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漢本始
宋白嘗言其不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漢本始
朝通典其不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漢本始

言今行於世者皆以爲然後蓋缺焉
有如此者無不以此爲然以議爲也然
時有去者遂
去取之際頗不
賦賦乃朱采之
任土作貢貢乃
也乃若叙選舉
文與傳注相汨
敗之迹諸如此
歷代史各有志
而通典無述焉
馬班二史各有
諸

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
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
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
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
係焉而杜言亦復不及刊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
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
少暇吹灰已澁汲屢不歸三復敢以斯文自詭昔
夫子言夏禮之禮而深求之禮之不足徵釋之者
曰文典籍也禮賢者曰禮之禮之禮而欲尚

論千百歲之前者矣傳之實也其存可考稽考儒
先之緒言夫遠足登以國而事天亦不能應爲之
說也猶次自命業昭其六字家業其言無祭之教諸
趨庭之間答其於以教蓋庶幾無事嘗志一日叢載
失墜無以爲來哲是以志其固而取加考評旁搜
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
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
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異地
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
夏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

秩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
詩苑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
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
歷代會典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
彙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
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
燕談稗官之說錄凡一言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
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錄而錄之所謂實也其載
諸史傳之紀錄而可與經籍者信先之論辨而未嘗
者研精覃思愆然有得則錄之其意則莫後焉命

其書曰文獻通考為四十一卷有西漢為卷三百四十

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也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

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文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

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

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

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真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

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求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

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

補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終

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

指古者或可去焉

六書故序

戴侗

周也陸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義

於老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

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豈

多縱其書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

長極之字之變一能逃矣故士惟弗學學必先文

言古之教者于其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

書之考入學之門學之於同先也以為小學

之通矣由是而下六書之學遂廢豈有學焉者哉

在文離傳會而不通於道至與白藝小技下爲曹
伍故士益不層而其學益不訛千載而下殆無傳
焉文不明於文而致通於辭不遺於辭而欲得於
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
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
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
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望
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
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頤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莫釋其名
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
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
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
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少矣中原文物肇開四
教則舍魯奚適開聖音惟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千
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復舊儀也而儀章度數固
多可識者象設非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
也高堂執坐而摩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素衣冠服
也開元禮細會然有解劍之席是服衣劍未

善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
予與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
禮開元禮而下裒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
善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
善改併附杜綬風雨淫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
禮禮有本有文其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
求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復遺豆之事犧之顯誠
不可諱也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履
度則至博一家之說未是者訂其失者與

先編并藏孔... 後... 有足徵云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浙江圖書館善本
書號：023638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3658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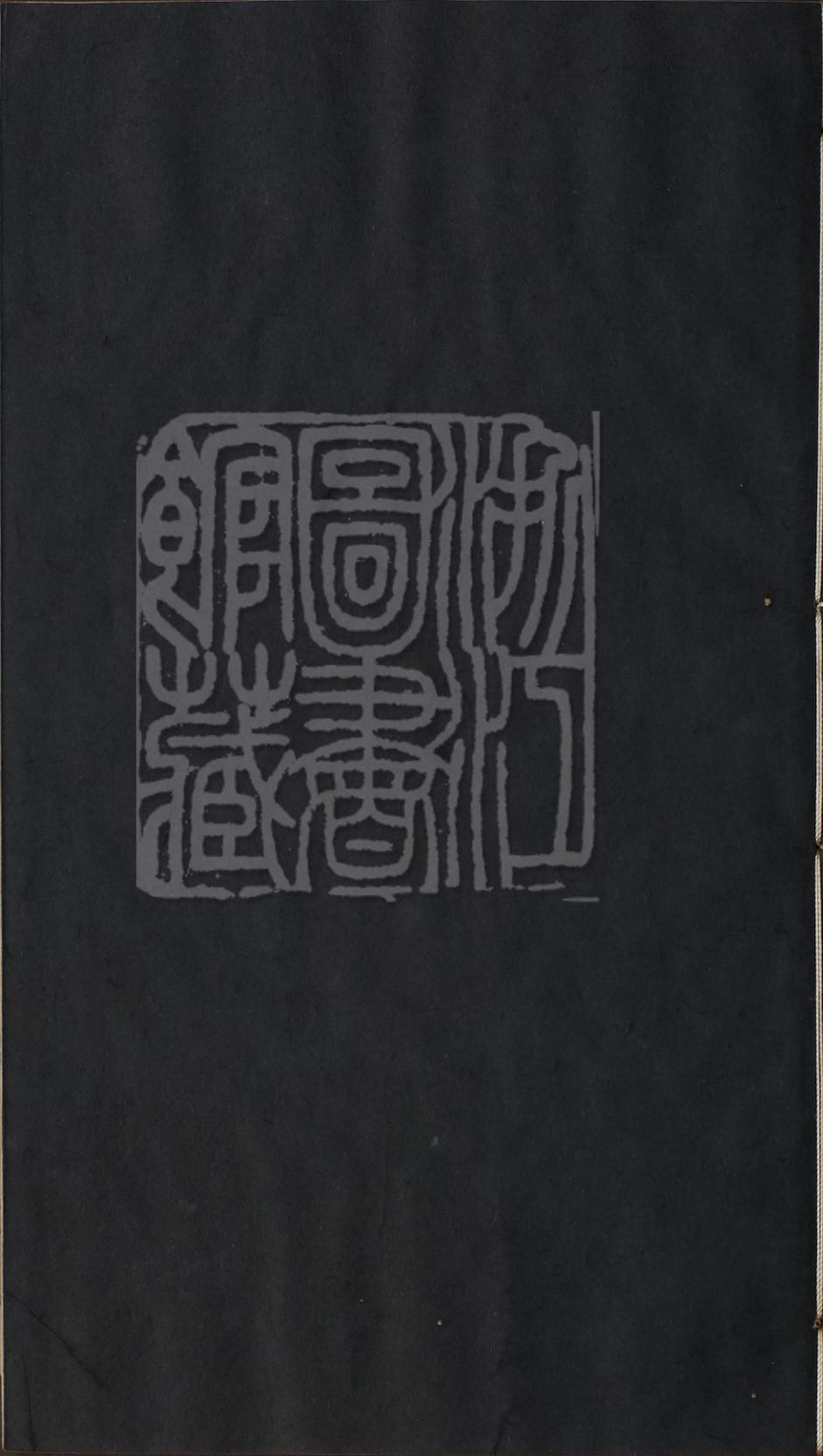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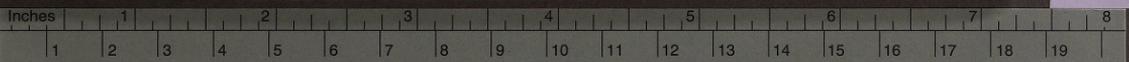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